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蜃樓外史 第三回 稱私心滿載金銀 假公事大肆貪婪

不道權臣志在金，縱兵擄掠與姦淫。最憐百萬窮黎命，未饜狼吞虎噬心。

卻說百姓們因兵丁騷擾，特來控告，想元帥必然將兵丁們或請令或責打，就可出了這口惡氣。那裡曉得文華非但不理，且恐冷了將士之心，反大怒傳令：「叫軍士們將這班無知百姓，與我亂棍打出。」百姓們見此情形，沒奈何只得抱頭鼠竄而逃，也不敢再到那裡告去，只是暗中咒罵而已。眾軍士見元帥迴護他們，愈加肆無忌憚，更鬧得不像樣兒了。

百姓們沒法，只得丟了家業，抱男攜婦逃往四處躲避，沿途號哭之聲，晝夜不絕。可憐這些百姓無端遭此一劫，弄得妻離子散。可見文華之罪，真上通於天了。

看官聽說，做書的一支筆不能寫兩邊的話，只得丟過一邊，再提一邊。再說鄰近各省見了趙文華的令箭火牌，不敢違拗，連忙點選水師五萬名，戰船五百號，先派委員分途解來，停泊河渡口，差人至大營稟報。文華見報，意欲親自前去，又恐失了體統。仔細一想，即拔令箭一支，將柏自成喚進親帳，著他前去逐船查閱，不得徇情將就，務須細細閱看，回來稟報，再行定奪，說畢以目視之。那柏自成何等乖巧，早已會意，即接了令箭稟道：「小將受帥爺知遇之恩，自當格外盡心。望帥爺勿慮！」文華聽了，知道他已會其意，便也笑容滿面地說道：「將軍前去，我自放心。但須早去早回，以免本帥懸望。」柏自成即應了一聲「得令」，辭了文華請著令箭走下大帳，將令箭插在背後，叫手下備馬，又帶了百十名兵丁，騎著馬望運河一路而來。

一到那裡，即有水軍將弁上前迎接。柏自成也不下馬，略一舉手，便抬頭望去，也沒看得清楚，便發作道：「這些軍士也算是水師麼？就是那些船隻，也是沒中用的，怎好去與島兵接仗？你們上司也不怕失誤軍機，要參革發遣的麼？也不用稟明元帥，快些換來聽用！」說罷也不用他們分辯，即撥轉馬頭望本營而走。各將弁見不是勢頭，連忙趕上前去拉住，囁嚅陪笑道：「將軍即請住馬，我們有些須孝敬送與將軍，望即笑納。」那柏自成聽說有些意思，便住馬問道：「這是公事，怎好要你們孝敬？既承你們美意，先要講明了送我多少，然後與你們回稟元帥，再作道理。」眾人見他活動了，便道：「少也不敢奉送，我們公湊三千金相送如何？」柏自成哈哈大笑道：「你們真沒見世面，三千金值得甚事？你們至少送我二萬金，我自然有個計較教導你們。」

眾人聽說，只得再四懇求，做好做歹送了他一萬兩銀，方才答應。將銀兩交割過了，叫帶來的軍士槓著，自己隨即下馬，同各將弁到船上坐定。此時柏自成的面，竟不像方才初來的光景了，笑迷迷地說道：「你們知道元帥的意思麼？話是有一句的，我不過關照你們，聽與不聽悉隨你們。」眾人聽了，知道必是為這個緣故，便假裝不知，問道：「我們實不知道元帥的意思，請將軍明示。我們若能允從，自當遵教！」柏自成道：「並非別事，因目今用兵之際，糧餉是最要緊的。雖有各省陸續解來，總不濟事。因此我們元帥著實憂慮，你們各省若肯助他百十萬餉銀，就是兵卒老弱些，船不好些，是有我替你們說上兩句好話，就不妨事了。」眾人見他這般說法，不覺都呆了半響，遂說道：「將軍雖如此說，但是我們哪裡有許多銀子？若要回去稟明後送來，又恐擔擱日期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柏自成道：「這到不妨，我們元帥這兩天身子有些不爽，本來要耽擱幾日。你們只消著人趕緊回去，將銀兩速即解來，元帥跟前我是有話回復。」說畢笑了一回，立起身來要走，又說道：「你們可要商量，倘然不信我的說話，你們在此仍舊候等，待我回去稟覆元帥，看是如何。」

眾人看此光景，諒來是免不來的了，只得簽應了他，托他在元帥面前格外周旋，我們是去趕緊辦來。柏自成道：「這到可以使得。」說畢即供了一拱手，上了岸騎著馬，帶了手下兵丁，押著銀兩，歡歡喜喜的回去。到了營中，將銀兩收拾過了，即便請了令箭，來到親帳繳令，托人傳話進去。文華聽說柏自成回來了，即忙著人喚至內帳，細細問他。柏自成逐一回稟。文華喜極，著實將柏自成稱贊了一回，許他回京之後，大大的保舉他。柏自成連連叩謝，然後退出親帳，到他自己的營內去了，這裡無話。

再講各省將弁見柏自成去了，連忙大家商議，只得各修稟帖，著人分頭星夜趕回去稟明上司。那差人也不敢耽擱，日夜趕路，不多幾日俱已到了本省。隨將一切事情細細稟明，將那稟帖呈上。那各省官員看了，曉得趙文華的毛病，看來是一定要的，連忙聚集商議，只得大家公湊些銀子出來，幾個省分倒也聚集了四十萬銀子。又想他前日行的火牌，要我們幾省揀選戰馬一萬匹，若無銀錢送他，想來也是不行的，不如說日下馬匹甚少，恐難合用，再弄幾萬銀兩一齊帶去，送他為折繳馬價，免提又有周折。於是共同商議定了，將公款中挪出二十萬銀子來，一並各派差官，將這兩項銀兩分頭解往王家營大營。及至到了那裡，又要尋柏自成，將他請出來，求他在元帥跟前方便。柏自成滿口答應，隨即走進親帳將這件事稟明元帥。文華聽說，不勝之喜，連忙升帳，傳各差官進見。各差官參見已畢，呈上文書。文華拆開看了，說道：「你們路途辛苦，足見你們的大人，均各忠心為國。班師之後，定要在聖上跟前奏明他們的功績。此刻你們回去，各人替我道謝！」說畢，即著軍政官每人賞他二百兩銀子，以作路費。差官叩謝了出來，各自回去銷差，不表。

這裡文華剛要退進內帳，只見一個探子飛也似的進來，跪下稟道：「小的日前奉帥爺將令，命往蘇常一帶探聽島寇信息。今小的探得島寇十分厲害，幸有江南總督陸大人派令兵將前去救援，大小十餘戰，不分勝敗。現探得島寇信，在那裡不能得手，知道帥爺在此，欲分兵前來撲犯。為此小的急急趕回，特來稟報。」文華不聽猶可，一聽了這幾句說話，頓時嚇得口呆目定，面漲通紅，半響說不出話來。停了一回，方定了定神，戰戰兢兢地問道：「你這幾句話果是真的麼？」探子道：「小的打聽得千真萬確，故此趕回稟報，況在帥爺跟前，怎敢說半句謊話？」文華點點頭道：「既如此，打探有功，賞你銀牌一面，再去探來。」探子連忙磕了一個頭謝賞，立起來飛也似的去了。

當下文華望兩邊一看，見眾將都站在兩旁，連忙回道：「列位將軍，據探子方才的說話，島寇竟是要到這裡來的了。但是本帥雖是奉命督帥，究竟是個文官，不比你們武將會得衝鋒打仗，你們須早早想個法兒，將島寇遠遠的截住，不要來驚動本帥，便是你們眾將的功勞。那時本帥與你們大家有功，豈不妙哉！」那些將官們聽他這幾句說話，都暗暗轉念道：「他自己要命，不敢出頭，卻叫我們上前，將後就是有了功勞，原是他的，我們也犯不著舍死忘生的出力。這個念頭竟是不約而同，大家都是這般想法，只因不好不回他的話，只得勉強上前，同聲說道：「我等均是一介武夫，那裡及得元帥大才，請元帥發令，我等拱聽指揮便了。」

文華聽了連連搖頭道：「本帥原是請教你們，怎麼倒是你們請教起本帥來了？這個如何使得！」說畢，眾將也不回言，均各面面相覷的。此時文華最得意的那個柏自成也在旁邊，看見元帥問眾將這般說話，太不像個樣子了，連忙上前稟道：「元帥且請寬懷，古雲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。就是島兵要到這裡，也不能長驅而來，為今之計，莫若先遣大將一員，裨將數員，帶領水陸兵丁去京口要路屯紮，以阻島兵來路。然後徐圖良策，將島兵騙出海口，便是帥爺不世之功。未識帥爺以為何如？」文華聽說大喜道：「此計甚妙，本帥照此而行便了。」說畢便將令箭在手道：「那位將軍領本帥將令前去？」誰知問了幾聲，竟沒有一個人上前答應。文華一想，他們都不肯前往，待我將花冊上在前的點幾名去，難道他們還敢不遵令麼？想罷遂將花名冊取過一看，見頭一名姓韋官名爾榮，第二名姓王官名土木，第三名姓懷官名一個種字。這三個人的官倒也不小，都是總兵的職銜了。張文華遂將三個人喚至虎案之前，付與令箭一支，叫他們各帶裨將數員，挑選本部下水陸兵丁二萬，速往京口屯紮。三人只得領了令箭，辭了文華，帶兵而去，這且休提。

且說文華見他們去後，心下稍定。遂即退進親帳，坐下想了一回，遂著家人將柏自成喚進去。那柏自成已知道必要喚他的，早已在大帳下等候。一見那家人傳喚，即忙上前陪笑道：「敢是帥爺喚俺麼？俺早已在此等候。」那家人道：「正是帥爺傳喚，可見將軍有先見之明，莫怪帥爺稱贊！你將來倘然得了大功，做了大大的官，我們真要討光哩。」柏自成笑道：「這是靠帥爺的洪福，也要他們大叔們替我在帥爺跟前幫著幾句好話兒，自然我們元帥更加青目，那時尚有寸進，我們大家有幸，豈不是好？」

兩人說說笑笑，早已至親帳外面，因他是元帥喜歡的人，不必再去通報，便一直同他進去。只見文華便服坐在那裡，連忙上前參見。文華說道：「將軍少禮，且請坐下。」柏自成叩了一個頭，起來立在旁邊，躬身道：「帥爺在上，末將怎敢妄坐？」文華道：「有話談談，哪有不坐之理？」其時家人們已將椅兒擺在旁邊，柏自成見元帥十分隆寵，他心中暗暗歡喜，遂即告罪，將椅子略略移下，用屁股尖兒搭上一點兒，算是坐了。俗語說的，有坐必有茶，左右已將兩杯茶送過來。柏自成見了，連忙立起，先將一杯茶恭恭敬敬拿手捧了送與文華接了，然後將那一杯取過，吃了一口，即擺在旁邊桌上，坐下問道：「帥爺傳喚小將，不知有何鈞諭？小將洗耳恭聽。」文華道：「我這句話兒卻非等閒，不論那人都不能向他說的。因你一則是我心腹之人，不比別個；二則本帥深知你是個有見識的人，就是方才幾句說話，我看除將軍之外，諒無別人想得到這般籌劃。因此本帥細細地把這件事，非與將軍商量不可。為此請將軍進來商酌。我想島寇何等兇悍，若然與他交戰，恐難取勝。非特挫我銳氣，且恐全軍覆沒。那時尚有人參奏起來，縱有嚴太師在朝為我遮蓋，未免總有些不妙。為今之計，惟有請將軍為我想個大大的計較，須要暗暗地將島兵退去，那時我們捷報進京，把將軍的功績表奏當今，我再寫一信與嚴太師，叫他竭力幫襯，自然把將軍立升極品，豈不美哉！」說畢嘻嘻哈哈地笑了幾聲。柏自成連忙立起稟道：「計較卻有一個在此，只是小將罪該萬死，不敢在帥爺跟前妄言亂道，自取罪戾。」文華道：「這原是大家商議，有什麼罪？且請快快說與我知。即使有甚不好，這裡又不是大帳上面，有人聽見的。況這是機密的事情，原是你我商量，可行不可行，本帥自有道理。且請盡管說來，本帥決不罪你！」

看官可知道，柏自成為甚先有許多周折？又是什麼該死哩，又是什麼請罪哩，究竟是個什麼計較？原來這個計較卻是難於出口。俗語說的，天良難昧，故將許多言語試探，看是如何。不料文華專是為此，早已知道他的口音，故將決不罪他的話先行安慰於他，也是合當百姓遭劫、奸權得志，故此二人十分投契，這且不提。卻說柏自成聽了這一夕話，早已把膽放大，將欲開口，又望兩邊一看。不知看的什麼？且聽下回分解。